

第五十四章 搶院奪權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府後宅的大床還是那樣的柔軟，那一雙兒女平日裏像被供著，此時也正在嬖嬖們的細心哺護下，安靜地睡覺，沒有人會吵著主房裏的人們。不過範閑確實困了，隻和婉兒略說了幾句話，便陷入了夢鄉之中，那雙腳甚至還泡在熱水裏麵。林婉兒歎了一聲，起身披了件單衣，開始繼續後續的工作。

深夜裏的京都，一片安寧，絕大多數人都已經進入了黑甜故鄉之中，隻有我們那位勤勉不似常人的皇帝陛下，還在批閱著七路州郡裏發過來的奏章，雖然這些奏章已經由門下中書過了兩遍，但皇帝他習慣了巨細無遺地審視天下，所以工作量依然很大。

禦書房裏的燈光沒有一絲顫動，門卻顫抖了起來。姚太監領著另一位麵相樸實的太監，沒有開聲請示，便直接走進了禦書房。

皇帝抬頭看了兩人一眼，眉頭皺了皺，說道：“查到了什麼？”

洪老太監死在了大東山上，侯公公死在了京都突宮行動之中，如今的內廷太監，全部由姚太監一手掌握。內廷的力量雖然並不強大，但由於它的地位特殊，所以能力不容小覷。這個部門除了宮內的防衛之外，最主要的一項職責，便是皇帝陛下暗中控製監察院的橋梁。

這便是當年監察院官員們無比頭痛的內務部了。

隻不過由於陳萍萍的存在。內廷放在監察院地眼睛都顯得比較謙卑，並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。加上後來皇帝陛下又讓都察院開始與監察院打擂台。所以很多人都開始遺忘了內廷還有這樣一個功能。

姚太監沒有敢說什麼，直接從那名麵相樸實地太監手裏接過兩個卷宗，放在了陛下身前地案幾之上。卷宗很薄，裏麵的內容肯定不多。皇帝淡淡掃了幾眼，臉色微微一變，馬上又回覆了尋常模樣。

但就是這樣細微的變化，卻讓姚太監的心墮入了冰雪之中，陛下便是東山崩於前也麵不改色，兩大宗師圍攻之下。依然談笑無忌。卻因為這張薄薄地紙而動容，可想而知，裏麵的內容對陛下的心神造成了極大的衝擊。

紙上的內容與懸空廟刺殺一事無關，就算有關。也隻不過後來的那一部分。內廷這兩年裏著手調查地內容，是那年冬天，內庫丙坊出產地幾架守城弩的去向。

那幾座守城弩，在京都的郊外山穀裏。險些讓範閑死無葬身之地。後來皇帝和範閑都查出來。此次狙殺是秦家所為，但是這幾座守城弩卻是用定州軍的名義定下地軍品編號。

皇帝將眼光從案宗上收了回來，沉默許久一言不發，似乎也有些看不明白這件事情。當日範閑在京郊遇刺。他身為一位君王。一位父親難抑憤怒，可是這查來查去，卻始終查不到什麼具體的事項。直至今日。內廷辛苦調查之下。才發現了。原來那件事情的背後。竟然還有一個坐著輪椅的影子。

皇帝震驚之餘，便是不明。即便是他這樣地人物，也想不明白，為什麼那條老狗當時會做出這樣地事情。

而且安之明顯不知道這件事情，不然今天晚上不會繞了這麼多道彎，也要替那條老狗謀一個光彩而舒服的退路。皇帝揉了揉有些發緊的眉心，輕輕地咳了兩聲，揀起了另外一張宗卷，略看了兩眼後問道：“北齊那位也去了東夷？”

“是。”那位麵相樸實的內廷調查人員恭謹說道：“澹泊公攜了北齊皇帝入廬，事後又曾在海邊私會，至於具體說了什麼事情，屬下們查不到。”

這件事情範閑沒有向皇帝做過稟告，皇帝看著那張紙，看著上麵記錄地範閑在東夷地一舉一動，眉宇間變得有些陰沉起來，半晌後說道：“還有什麼？”

“青州城內出現的刀，確實是內庫丙坊的出產，但這是試用型號，還沒有配到軍方，所以不可能是從軍方流出去地。”那名麵相樸實地太監繼續說道：“那種刀一共出現了三把，最後我們隻得了一把，遵照陛下地吩咐，這把刀送到了小範大人手裏，給他提了一個醒。”

“依後來看，應該是草原上地那位將其餘兩把刀奪走了，看樣子是在替泊公遮掩什麼。”

“夏明記和範家二少爺地越境行貨一直盯著，都是有些民生用品，這些刀應該不是從這個渠道出去的。”

姚太監雖然名義上是內廷地首領太監，但實際上內廷的向外調查直接向陛下負責，所以他也是第一次聽到這些看似模糊，實際上卻是令人心驚膽顫的消息，他的臉有些發白，知道如果陛下真的相信了內廷的調查報告，隻怕小範大人要倒大黴，那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也不會有太多好日子過。

出乎姚太監的意料，皇帝此時卻冷笑了起來：“區區三把刀，就想離間大慶君臣，疏離朕與安之父子之義？”

此言一出，姚太監和那位麵相樸實的太監悄悄對視一眼，都看出了彼此心裏的惶恐。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小範大人是陛下的私生子，可是全天下人的都不可能當著陛下的麵說出這

，偏生今天，陛下卻在他們兩個太監麵前，直接把這了！

“上京城裏那個小家夥兒很有意思啊。”皇帝微微笑了起來，“利用安之地一點兒小慈悲，竟然想了這麼件事兒出來。”

那名太監吞了口口水，小心翼翼地說道：“陛下，還要繼續查嗎？”

“山穀狙殺的事情繼續查，懸空廟的事情...也可以查一查。”皇帝有些疲憊地閉上了眼睛，說道：“安之那邊不要查了，以後任何事情隻要查到他那裏。就放手。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

皇帝閉目沉默良久。他不明白陳萍萍究竟曾經瞞著自己扮演過什麼角色。他忽然心裏一動，想到。也許範閑這個兒子陳萍萍扮演地那個角色有所知情，才會如此急著要扮院奪權。

他相信範閑地忠誠。正如天底下所有人一樣，從利益、道德、心性所有地角度出發。範閑都不可能背叛他。皇帝有這個信心。哪怕將來有一天。這個兒子知道了很多年前發生地故事。頂多也隻會對自己施以悲鬱地怒火，而不會背叛這片國度

第二天京都有雨。又有雨。範閑穿著一身黑色蓮衣。在雨中前行。身後跟著放年小組地三個成員。外加一批六處地護身劍手，沉默地進入了一條小巷，出巷後往外一繞。便看見了那個並不寬敞地府門。

每次他來言府。似乎都在下雨。也許老天爺也知道，這個府裏住著的父子二人。是天底下最厲害地無間行者之一。在黑與光地格調中保持著與世俗社會地疏離。有些同情他們。

靜澄子府還是靜澄子府。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。言府依然如此低調，陛下地賞賜。朝廷地恩寵，都沒有擺在麵子上。

範閑在門房處脫了濕漉漉地雨衣。也不等通報。便直接向著後院行去。沒過多時，便看見了擋著後院視線地那座大假山。

第一次進言府的時候。範閑就曾經注意過這座大假山。雖說建築裏確實講究個遮門隱景地套路。隻是這座大假山未免也太大。太假，太突兀。太難看了些。

今日是旬假，平日裏忙碌地不可開交的小言公子，難得偷了半日閑。正在和自己地妻子下著跳棋。他與沈大小姐成婚有些時日了，但沈大小姐地肚子裏依然沒有動靜。不過言冰雲也不著急，看情形。整個言府都不著急。

看到範閑地到來，言冰雲的臉上明顯閃過一絲意外。他知道範閑昨天夜裏便回了京。但總以為以提司大人地懶惰，今天不是在屋裏玩春困，便是去和親王府與大皇子拚酒。卻沒有想到對方竟然找到了自己地府上。

小言公子少年時在京都。後來喬裝在上京城時。都是有名的才子。琴棋書畫無一不精。但是在範閑麵前，他卻根本不願意揮灑自己地半分才氣和幽墨情趣。像方冰塊一樣。嚴守上下級之分，好不無趣，所以範閑一般不願意和這家夥進行公事之外地娛樂活動，每當範閑進入言府時，那就是監察院...有大事要發生了。

“今兒好興致啊。”範閑笑著說道。

沈大小姐向著相公的頂頭上司草草地福了一福，便退回了後宅。這位沈重地女兒一直還是北齊女逃犯地身份，前些年她在範府裏住過很長一段時間，與範府裏的婦人們關係不錯，但是當著範閑地麵，心裏總有些很複雜地情緒，自

然不知如何相處。

雖然從來沒有人明說過什麼，但沈大小姐知道，自己父親地死亡，家族地破滅，不僅僅是北齊皇族地縱容，上杉虎的殺意，而和這位南慶監察院地年輕領導者，也有極大的關係。

看著隱入房內地女子身影，範閑地情緒低沉了下來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上次和你說的事情怎麼樣？如果你願意，我可以讓她脫了北齊逃犯的身份。”

言冰雲站起身來，站在廊下似在看雨，似在思考，半晌後冷聲說道：“你和北齊人的那點勾當，不要以為天底下就沒有人知道。以前倒無所謂，可如今是什麼局勢？雙方一旦開戰，你這就是資敵地行為...不趕緊洗脫，居然還想用這層關係討些好處，莫以為你身份特殊，便不會有人疑你叛國。”

“叛個屁啊。”範閑笑罵道：“我這不也是急著掙銀子？再說了，大部分銀子我可沒自個兒花了，往年打到杭州會和河工衙門地帳，你也一樣過眼了。”

“我就不明白這一點，反正這銀子你是給了朝廷，為什麼中間要繞個彎？最關鍵地是，中間避了次稅，朝廷得的銀子更少。”

“少道程序，便少了次被官場剝皮地不好體驗。”範閑說道：“而且我喜歡自己掌握這些事情。”

“宮裏肯定知道這些事情。陛下一直隱忍不語，你也清楚是為什麼。你不要做的太過頭。”言冰雲忍不住提醒了一聲。

“長公主撈得，我就撈不得？”範閑說道：“和尚能摸。我也能摸...怎麼又轉了話題，先前我說地那事兒你到底願不願做我就得趕緊往上京城裏去信。”

“她家裏人都死光了，反正又不會再回北齊，在乎那個做甚？”言冰雲搖了搖頭。

“故土總是有回去的那一天。”範閑笑了笑，拍拍他的肩膀。說道：“找個安靜地方，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。”

言冰雲的表情一下子凝重起來，說道：“就在這裏吧，我府上沒有人敢偷聽什麼。”

範閑沉默片刻。認可了對方的自信，言若海是監察院安插在軍方數十年的明謀，言冰雲也是慶國曆史上最成功的間諜之一，這樣地父子二人。肯定眼尖如針，斷不會容許有不可靠的人留在府中。

“我馬上要接任院長一職。”範閑看著廊前滑下的雨絲，輕聲說道。

言冰雲的臉上沒有什麼吃驚地表現，陳萍萍如今早已不再視事。範閑和院長本身也沒有什麼區別。至於他自己會不會馬上接手提司一職，他也不是很關心這件事情，但是範閑既然開了口。他沉默片刻後。還是說了一聲：“恭喜。”

範閑低著頭。輕聲說道：“所以我需要你趕緊擬一個條程出來，我要做真正的院長。”

言冰雲眼光一凝。靜靜地盯著他，似乎要從他的這句話裏分辯出對方真正的意思。

“包括你父親，七處那個光頭主辦，甚至是老子身邊地那個老仆人，其實對院裏的控製力，都遠在我們想像之上。”範閑似乎感覺不到他的目光，冷漠說道：“如果我要當真正的院長，我就要讓老同誌徹底地休息，這些人必須隔絕在院務之外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說，讓陳院長徹底與監察院脫手，甚至是他想伸手，也無手可伸？”

“就是這個意思。”

饒是以言冰雲的冷靜，此時也不禁感到了無窮地驚愕，他怔怔地看著範閑，不知道對方為什麼會忽然生出這個念頭，半晌後怒氣反笑說道：“你是要讓我對付我自己地親爹。”

“新陳代謝嘛。”範閑笑了起來，“和對付無關，隻是割裂罷了。”

“我需要一個理由。”

範閑沉默片刻後，說道：“我給你講一個故事，一個有關於山穀裏風雪中地故事。”

故事講完了，範閑看著言冰雲

“我不明白。”言冰雲的臉色相當難看，“老院長對如此看重疼愛，怎麼可能做出那些事情。”

“我也不相信。”範閑有些痛苦地低著頭，“但是陛下似乎查到了些什麼，如果真讓陛下相信了這一點，如果老子真地想殺我，你說這會是怎樣的一個結局？”

“陛下曾經召你入宮，你是他心中的七君子之一，秦恒死了，可你們這批年輕人還有六個。幫我這個忙，讓監察院真正地落到我的手上。”

...

坐在出城的馬車上，範閑又開始得意地笑了起來，昨天夜裏他把皇帝老子騙了一次，今天又倚仗著絕佳的演技把言冰雲騙了一道，有這位監察院官員出手，再加上呆會與陳萍萍的麵談，想必自己最擔心的事情，將會因為監察院的全麵休整，而變成一樁永遠也不可能發生的故事。

山穀狙殺的背後本身就有監察院的影子，如果當初不是言若海稟承陳萍萍的意旨，與秦家配合，單憑秦家崢山衝的私兵，以及秦恒京都守備師的遮掩，根本不可能算到範閑一行從江南來車隊的前行路線，更不可能發起那樣猛烈的攻勢。

如果說陳萍萍想殺範閑，單憑這一點便足夠了，範閑也正是用這個故事，說服言冰雲相信自己的真心，並且讓言冰雲相信自己沒有絲毫報複之意，隻是想循著打擊二皇子的舊例，搶先出手，讓老院長安穩地退休去。

之所以要繞這樣一個彎，是因為關於影子的事情，關於葉輕眉的事情，範閑是打死也不敢和任何人說的，言冰雲不行，甚至是妻子都不能說。

“你說天底下到底有幾個人知道，你曾經想過要殺我。”範閑眉開眼笑地坐在陳園的靜室之中，聽著遠房的咿咿呀呀，看著身旁麵色蒼老的陳萍萍。

陳萍萍麵色平靜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為了逼我離開京都，你倒是舍得，那件事情是言若海做的，難道言冰雲會查？”

“我可不希望查，我隻是指望你趕緊回老家找初戀去。”範閑哈哈大笑道：“要知道打明兒起，我可就是監察院院長了，你隻不過是個內退的孤寡老頭兒，你拿什麼和我拚？”

此言一出，範閑忽然沉默下來，極為沉重說道：“你當初答應我放手，說你想開了，可是你沒有，那我隻好逼你走了。”

“你這個小王八蛋！”陳萍萍一麵咳嗽一麵罵道：“老子什麼都沒管了，你還不放心？”

“放心？”範閑有些悲傷說道：“放心你就不會做這些事情了，告訴我...三年前，你為什麼讓自己中毒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